

# 異域探險：我的學史之路

鍾淑敏\*



我生長於花蓮，面向太平洋而居，在看得到海的學校度過每一階段。波濤洶湧的海岸，可畏而不可親，是自己記憶中最深刻的場景。如今想起來，險阻的、遠隔的情境，之所以成為我研究中的海洋因素，或許正源於自己生長的環境。

我在黨國教育中成長，既缺乏懷疑與批判精神，也欠缺對所處時代的反省，就這樣懵懵懂懂的考進師大地理系。由於難以壓抑對歷史浪漫的喜愛，轉到歷史系學蒙文、修遼金元史，幻想大漠英雄，完全沒有對現世的關懷。也就是說不管從那個角度看，自己都是不切實際、資質平庸的一般人。

1982年歷史系畢業後，分發到花蓮的母校任教，三年間多少跑了一些地方，也開始意識到花蓮多族群、移民匯集的特殊性。祖母年邁時常若有所思的話「花蓮的土會黏人，後山住久就蕃仔款」，深深的烙印在我記憶深處。這也許

\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

是自己對移民興趣的由來。1985 年進入臺大歷史所碩士班後，日治時期花蓮的「官營移民村」成為我第一個研究課題。這是我接觸所謂在臺日人研究的開始，也因此與「灣生」結了不解之緣。

1989 年我考上教育部公費的「日本史」項目，進入日本東京大學，修習日本史與東洋史兩邊的課程，日本史課程中對以草書手寫史料解讀的訓練，讓我受益良多。當時的「國史學專攻」有個學生自組研究會的傳統，由學長指導後輩們手寫史料的解讀，這種扎實的訓練，讓我深刻體認到讀書識字、精讀史料的重要性。而在數位工具尚未普及之前，到檔案館抄寫資料也成為我的日常，儘管成果累積得很慢，但我充分享受沉浸在史料中讀書識字的樂趣，也從與史料的對話中獲得啟發。

不過，在沉浸於發現史料所帶來的樂趣之前，其實是有一段漫長的黑暗期。我與日文手寫資料的緣分，開始於碩士班時期。記得第一次求見張玉法老師時，他要我去看當時還放置在臺中黎明新村的總督府檔案，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製作總督府檔案目錄，張老師因此知道這批檔案的存在。數萬冊的檔案原件整齊排放在庫房內，提供讀者直接閱覽。日文才剛起步的自己，面對檔案的高牆，只能望之興嘆。記得有次灰心喪志的向曹永和老師抱怨，老師從書架上的檔案夾取出手稿，談到自己在海牙檔案館與古荷蘭文奮鬥的經驗。他說看不懂的字就先依樣畫葫蘆的抄寫，可能在某個段落突然領悟，觸類旁通，迎刃而解。之後，每當在解讀史料的過程中受挫而洩氣時，曹老師的一番話便會響起，不斷的鼓舞著自己。

我在學習歷程中，有幸遇到多位良師，在研究上曹老師的「臺灣島史」觀與濱下武志老師的網絡論，讓混沌的自己獲得啟蒙；又因為自己是曹老師最早的學生，因此有更多追隨曹師的機緣。包括陳翠蓮、張隆志在內的我們這些人，總是以加強日文閱讀能力為名，賴在曹師周邊，承蒙曹師親炙。老師學問浩瀚，但為學精益求精，務求確實，每遇難以確認之詞語，眾人趁機休息閒聊時，老師總是搬出各種辭典查證，從不馬虎帶過。這種為學態度令人肅然起敬，也是我隨時的警惕。

1996 年取得學位後，進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，最初延續博士論文臺灣總督府「南支南洋」政策的研究。某日，在諮詢委員與所內研究人員的會議中，曹老師當場公開的指著我說：「不能一直只做廈門。」當頭棒喝的指引身陷泥淖而不自知的自己。曹老師給了一個戰俘營的題目，他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跟國際接軌的研究。日治時期臺灣曾經開設數個戰俘營，拘押了從菲律賓、新加坡、荷屬東印度等地轉送來的盟軍戰俘，包括盟軍最高將領。我們共同進行的

田野調查，開啟了我的新研究。不過，對缺乏東南亞史背景的自己，戰俘的研究太難，每場戰役、每個地名都是陌生的，更遑論那些我一無所知的西方人將領。於是，戰俘研究在我手上逐漸變成臺灣人戰犯研究。透過這個研究，接觸到「臺灣人日本兵」的課題，與日本研究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繫，更因此產生了與臺灣休戚與共的情感，也不可避免的碰觸到自己一直逃避的臺灣人認同問題。我想，是這個研究蛻變了自己。另外，為了加強東南亞史的背景，意外的發展出「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」課題。

研究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，最感困難的是核心史料之不足。血統上是華人、國籍是日本的臺灣人，當在海外尋求更好的處境與發展時，不時的面臨身分與認同的問題。不管是隱身於華人當中，或者與日人為伍，臺灣人也許是因顧慮而噤聲，使得研究基本上得仰賴他者的觀察與紀錄，特別是在日文史料中尋找臺灣人的線索。為了尋求突破，我竭盡所能的利用管道尋找訪談對象，但通常幾無所獲，因為很少人留下為自己發聲的資料，而其後代或者一無所知，或者全然誤解。

很幸運的，我因為這些研究而獲獎。如果問我這個研究具有何種意義？我想是因為有體系的對臺灣與臺灣人的歷史處境，以及其如何在艱難與複雜的大環境中生存發展的研究獲得肯定。如果問我研究方法有何心得？我想是在史料中尋尋覓覓、抽絲剝繭，不斷的與史料對話，從而有了新的發現。我充分享受浸淫在史料中讀書識字的樂趣，我想，多下一些功夫掌握史料，一定能夠發現新天地。如同到異域探險般，充滿驚奇。